#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魏

魏武帝

第十九冊

# 魏武帝集

# 魏武帝集題詞

孟德瑞應黃星志窺漢鼎世遂謂梁沛眞人天下莫敵究其初一名孝廉也曹嵩爲長秋養子生出莫審官登太尉經董卓之亂避難瑯琊陶徐州戮之直撲殺常侍兒耳孟德奮跳當

塗大振易漢而魏雖附會曹參難洗
宗恥間讀本集苦寒猛虎短歌對酒
樂府稱絕又助以子桓子建帝王之
家文章瑰瑋前有曹魏後有蕭梁然
曹氏居最矣孟德御軍三十餘年手
不捨書兼草書亞崔張音樂比桓蔡

圍棋埒王郭復好養性解方藥周公
所謂多才多藝孟德誠有之使彼不
稱王謀篡獲與周旋晝講武策夜論
經傳或登高賦詩被之管絃又觀其
射飛鳥擒猛獸殆可終身忘老乃竟
甘心作賊者謂時不我容耳漢末名

人文有孔融武有呂布孟德實兼其長此兩人不死殺孟德有餘迹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嘗不抽序心腹慨當以慷也

婁東張溥題

# 魏武帝集目錄

令

効力令

讓禮令

抑兼并令

禁比周令

存恤令

給貸令

愼刑令

禁絶火令

禁鮮飾令

表

尺牘

序



祭文



樂府

魏武帝集目錄終

# 魏武帝集卷全

明太倉張　溥評閱

## 令

### 春祠令

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而神在。故吾親受

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衎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述志令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

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
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
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
二十年待天下淸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
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
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絶
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
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
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

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

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

以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隷。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

先人之敎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吾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

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

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 軍譙令

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敎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嚴敗軍令

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内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重功德令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

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鬭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建學令

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 舉士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

## 選舉令

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筆眞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治事、起草立義、又以草呈示令僕訖、乃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內之

事本來臺郎統之令史不行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讀省者之責若郎不能爲文書當御令史是爲牽牛不可以服箱而當取辦於繭角也

選令

諺曰失晨之雞思補更鳴昔季闔在白馬有受金取婢之罪棄而弗問後以爲濟北相以其能補鳴也

選令

今詔書省、隸官、鍾校尉司、材智決洞、通敏先覺、
可上請參軍事以輔闇政

求逸才令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
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
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
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
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
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

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求直言令

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誡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名其失。吾將覽焉。

封功臣令

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

分給諸將令

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

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于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

掾屬進得失令

自今諸掾屬侍中別駕常以月朔各進得失紙

書函封、王者朝常給紙函各一、

劾力令

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劾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疋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讓禮令

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抑兼并令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

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禁比周令

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

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

存恤令

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

給貸令

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于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巳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巳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巳上，復不事家一人。

慎刑令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

者使持典刑

禁絕火令

聞太原上黨四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禁鮮飾令

孤不好鮮飾嚴具用新皮葦笥以黃葦緣中遇亂世無葦笥乃更作方竹嚴具以皂韋衣之比

孤平常之用者也內中婦曾置嚴具于時爲之推壞令方竹嚴具緣漆甚華好

百辟刀令

百鍊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姦宄者也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者將以次與之

修盧植墳墓令

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

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褒泰山太守呂虔令

夫有其志以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兖古今一也

表封田疇令

蓚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眞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爲成一人之高、甚違王

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下田疇讓封令

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與張範令

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

徐晃假節令

晃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絕馬鳴閣道晃別破之太祖喜假晃節令曰

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絶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美者也、

## 勞徐晃令

晃振旅還、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舉酒勸晃曰、全樊襄、將軍之功也、

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可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國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 下州郡美杜畿令

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賜杜畿令

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

與辛毗令

太祖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遣都護曹洪平下辨。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

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

與邴原令

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太祖轉原五官長史令曰

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

辟王必令

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

弗乘焉邉邉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拜高柔爲理曹掾令

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下諸侯長史令

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

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

諸兒令

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列孔融罪狀令

大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

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爲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

丁幼陽令

昔吾同縣有丁幼陽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學問材器吾愛之後以憂恚得狂疾即差愈往來故

當共宿止。吾常遣謂之曰。昔狂病。儻發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輒遣不與共宿。

表青州刺史劉琮令

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賓

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壽陵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

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

遺令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歛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蠲河北租賦令 下并九年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更始令 下并十年

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

## 讓九錫令

建安十八年夏五月獻帝使御史大夫郗慮策命大祖爲魏公加九錫公下令前後三讓乃受命

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剏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 遣使令

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愼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

## 褒賞令

別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軍策令

夏侯淵今月賊燒卻鹿角鹿角去本營十五里淵將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補之賊山上望見從谷中卒出淵使兵與鬬賊遂繞出其後兵退而淵未至甚可傷淵本非能用兵也軍中呼為白地將軍為督帥尚不當親戰況補鹿角乎

又

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卑手刀時

北海孫賓碩來候孤、譏孤曰、當慕其大者、乃與工師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復能大、何害

又

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練。不與今時等也。

鼓吹令 書鈔令云、孫子用兵常以少敵衆、

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敵衆者。常念增戰士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爲戰士愛馬也

不多樂署吏。爲戰士愛糧也。

論將令

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

設官令

魏諸官印。各以官爲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

賜夏侯惇伎樂名倡令　惇從征孫權還。使都督二十六軍。留

居巢

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

褒夏侯淵令

淵討建斬之。隴右平。太祖下令

枹罕宋建自號河首平漢王。

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

論功行封二荀令

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

稱荀攸令 魏氏春秋

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

又令

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卽其人也

誅崔琰令　詳在崔琰與楊訓書

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

省西曹令　毛玠爲東曹掾請話不行時人憚之後議所并省咸欲省東曹

太祖知其情，令曰、

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

徐奕爲中尉手令 魏國建，奕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反，中尉楊俊左遷，乃以奕爲中尉手令、

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諸子選官屬令 遂以邢顒爲平原侯家丞

、、、、、、、、

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

蔣濟爲揚州別駕令　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

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蔣濟爲丞相西曹屬令

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

褒祇子處中封爵令　魏武故事

故陳留太守褒祇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

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

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爲不朽之事

褒杜畿令

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閒然矣

原劉廙令 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令特原不問

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

議復肉刑令陳羣

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

禁用誹謗令 魏氏春秋云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矯才、下令

喪亂已來、風敎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

報和洽論毛玠令 玠爲尚書僕射、以崔琰誅死、内頗不悅、後坐議

黥面刑、太祖怒、收付獄、和洽救玠、遂免廢于家、

令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

杜襲爲留府長史令 王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

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

內誡令

孤有逆氣病，常儲水臥頭。以銅器盛，臭惡。前以銀作小方器，人不解，謂孤善銀物，令以木作。

又

吏民多製文繡之服，履絲不得過，隆紫金黃絲織履。前於江陵得雜綵絲履，以與家約，當着盡此履，不得效作也。又令云：吾被皆十歲也，歲歲解浣補納之。又令：孤本欲自立精舍，令遂爲討賊。又令：房戶不潔，聽燒楓膏及蕙草。

臨淄侯曹植犯禁令 由是垂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植私出開司

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遺命諸子

吾死之後。葬於鄴之西岡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珠寶。餘香可分諸夫人。不命祭。吾妾與伎人皆著銅雀臺。臺上施六尺牀。下繐帳。朝晡上酒脯粻糒之屬。每月朝十五。輒向帳前作伎。汝等時登臺。望吾西陵墓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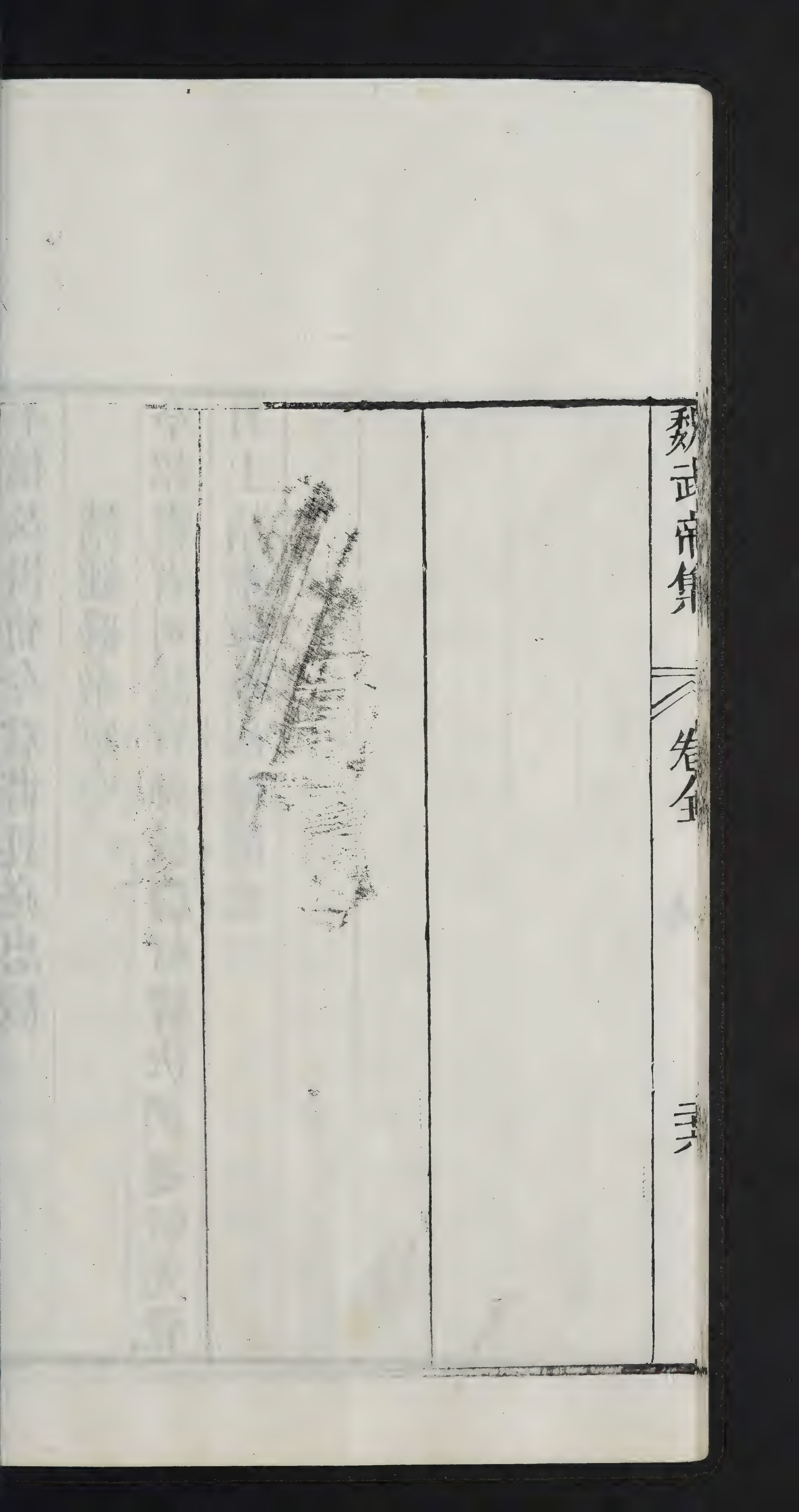
與衛臻令　臻爲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大祖令

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

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請鍾繇叅軍令

令詔書省司隸官鍾校尉材智決洞、通敏先覺、可上請叅軍事、以輔闇政



## 教

### 議田疇讓封教

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爲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爲復使令司隸以決之

### 授崔琰東曹椽教

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

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征吳教　魏畧賈逵爲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大霖雨、軍不願行、恐有諫者、下教、逵與同僚共作諫草、入白太祖、怒收送獄、旣而復教原之、

令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

復教

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與張遼等教　操征張魯漢中、使張遼李典守合肥、教與遼及吳主孫權率衆圍合肥、乃共發教、大勝之

若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 賜袁渙家穀教

渙爲魏國郎中令，卒，太祖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

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表

上言破袁表

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爲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云可都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

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

讓費亭侯表

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思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授，故古人忠臣，或有連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必正其名也。又禮制

諸侯國土以絕子孫有功者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增者謂國未絕也或有所襲者謂先祖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遠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又讓封表 一作上讓封書

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爲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

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暨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爲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採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尫頑所能克堪

讓增封武平侯表

伏自三省、姿質頑素、材志鄙下、進無匡輔之功、退有拾遺之美、雖有犬馬微勞、非獨臣力、皆𥨊部曲將校之助、陛下前追念先臣微功、使臣纘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絲髮以自報效、昔齊侯欲更晏嬰之宅、晏嬰曰臣之先容焉、臣不足以繼之、卒違公命、以成私志、臣自顧省、不克負荷、食舊爲幸、雖上德在弘、下有因割臣、三葉累寵、皆統極位、義在殞越、豈敢

飾辭、

讓增封表

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慈無已、未卽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於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爲臣身免於苟取

讓還司空印綬表

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忝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

事、十管處之民其瞻覯、水土不安、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讓九錫表

臣功小德薄、忝寵巳過、進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喩以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

所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謝襲費亭侯表

不悟陛下乃尋臣祖父，厕豫功臣，克定寇逆，援立孝順皇帝，謂操不忘，獲封茅土，聖恩明發，遠念桑梓，日以臣爲忠孝之苗，不復量臣才之豐否。旣勉襲爵邑，忝厥祖考，復寵上將鈇鉞之任，兼領大州萬里之憲，内比鼎臣，外參二伯。身荷兼紱之榮，本枝賴無窮之祚也。昔大彭輔殷，昆吾翼夏，功成事就，乃備爵錫。臣束脩無稱，統御

無績、比荷殊寵、策命褒績、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識義、庶知所尤。

領兖州牧表

入司兵校、出總符任、臣以累葉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顧命、是以將戈帥甲、順天行誅、雖戮夷覆亡不暇、臣愧以興隆之秩、功無所執、以僞假實條、不勝華寵、感譏誚、益以維谷、

陳損益表

陛下即祚、復蒙試用、遂受上將之任、統領二州、

内參機事實所不堪昔韓非閔韓之削弱不務富國强兵用賢任能臣以區區之質而當鍾鼎之任以闒鈍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顧恩念責亦臣竭節授命之秋也謹條遵奉舊訓權時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螢增明太陽言不足採

拜九錫謝表 一作謝策命魏公書

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值千載之運奉

役日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
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
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
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
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
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
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
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
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

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已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

請封荀彧爲萬歲亭侯表

臣聞慮爲功首謀爲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邱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

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繇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

請增封荀彧表

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

此或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

請封田疇表

文稚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愼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爲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

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嚋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嚋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

請卹郭嘉表

臣聞褒忠示寵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敖顯封厥子岑彭旣沒爵及支庶誠賢君殷勤於清良聖祖惇篤於明勳也故軍祭酒洧陽亭侯潁川郭嘉立身著行稱茂鄉

邦、與臣參事、盡節爲國、忠良淵淑、體通性達、無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繇嘉、方將表顯、使賞足以報效、薄命天殞、不終美志、上爲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爲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

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襃亡爲存。厚往勸來也藝文無宜追增等句

獲宋金生表

臣前遣討河內獲嘉之屯獲生口辭云河內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諸屯皆云鹿角不須守吾使狗爲汝守不從其言者。卽夜聞有軍兵聲明日視屯下但見虎跡臣輙部武猛都尉呂納將兵掩捉得生。輙行軍法。

請封荀攸表 於是封陵樹亭侯

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

請增封郭嘉表

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幷前千戶、

糜竺領嬴郡太守表 竺字子仲東海朐人與弟芳皆去官從先

主入蜀爲安漢將軍

泰山郡界曠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爲嬴郡。揀選清廉以爲守將。偏將軍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

上獻帝器物表

臣祖騰有順帝賜器、今上四石銅鋗四枚、五石銅鋗一枚、御物有純銀粉銚一枚、又制度奏云三公列侯門施內外、塗方三十畝

奏事

破袁尚上事

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討之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遁亡陳軍被堅執銳朱旗震燿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遁走捐弃僞節鉞太將軍邟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

上九醞酒法奏

臣縣故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法用麴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麴正月凍解用好稻米漉去麴滓便釀法飲曰譬諸蟲雖久多完三日一釀滿九石米止臣得法釀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飲若以九醞苦難飲增為十釀差甘易飲不病今謹上獻

上雜物疏

御物三十種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　御物有漆畫韋枕二枚貴人公主有黑漆韋枕三十枚

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爐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爐四枚、西園貴人銅香爐三十枚、 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 御雜有漆圓油唾壺四枚、 御雜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 御物有純銀鏤帶漆畫書案一枚、 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御雜物用有純銀澡豆匳純銀括鏤匳、 御物有銀鏤漆匣四枚、 油漆畫嚴

器一、純金參帶畫方嚴器一、

策

立卞王后策

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

# 書

## 與少府孔融書

獻帝嘗見郗慮及孔融。問慮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操以書解之。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繇此言之。喜

怨愁愛。禍福所因。可不愼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鈎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

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選注云路粹代

與太尉楊文先書

彪子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修爲之羽翼幾爲太子後植見疏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修頗有才策又袁氏之甥以罪誅之操與彪書

操自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

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韡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

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與王修書

修爲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太祖甚然之乃與修書

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爲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

及于嫣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
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意也或恐
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
選常舉君爲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爲不
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
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
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傷人淺見以蠡測海
爲蚍畫足將言前後百遷輒不用之而使此君
沈滯冶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

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爲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與荀彧書

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萬歲亭侯彧固辭無野戰之勞太祖與彧書彧乃受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報荀彧書

初太祖與袁紹相拒兵少糧盡圖欲還許及紹破敗以河北未易圖欲南征劉表彧並諫止因表上二策復增彧邑千戶彧深辭讓太祖以書報之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

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耶。

與荀彧悼郭嘉書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又與荀彧悼郭嘉書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以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與鍾繇書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

適當爾、

與荀攸書

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

與閻行書

行始隨韓約使詣太祖、太祖表拜犍爲太守、行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謂約宜遣一子會約討張猛、留行守營、馬超反謀舉約爲都督、行不欲令與超合、及超破走、行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行、

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

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

報蒯越書

越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之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答朱靈書

太祖平冀州遣靈守許南戒之曰冀州新兵意尚快快卿名先有威嚴須以道

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程昱等
果反、卽斬昱、以狀聞、太祖手書答之、
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
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
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
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

報楊阜書

阜爲涼州別駕、馬超攻冀害刺史韋康
阜有報超之志、未得其便、阜外兄姜叙
屯歷城、阜因過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叙
母慨然勑從、阜討超超襲歷城得叙母
母罵而死、超南奔張魯隴
右平、太祖封阜關內侯

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報劉廙書

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答袁紹書

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

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姧臣未有昌邑亡國之舋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答呂布書

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

遺孫權書

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又遺孫權書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横使周瑜虛獲此名

與王芬書

冀州刺史王芬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

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之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爲兖州牧上書

山陽郡有美梨、謹獻甘梨三箱、

尺牘

## 報荀彧

太祖扳鄴自領冀州牧有說其宜復置九州者以爲冀部所統既廣天下易服太祖將從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爲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

因報

彧

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

又

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
之早卒太祖與彧書彧薦郭嘉

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又

太祖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
軍後太祖將引還繡兵來太祖軍不得
進連營稍
前與彧書

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

又

淯水東南流涅水注之涅淅又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爲陂謂之安衆港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彧書蓋於二水之間以爲沿涉之艱阻也

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

又

蒯越字異度深中足智仕劉表爲章陵太守荊州平太祖與彧書以爲光祿勳

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

與諸葛亮書

令奉雞舌香五斤、以表微意。

孫子兵法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食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戈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用武者滅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用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

亮訓詭。况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
畧解焉。

祭文

## 祀橋太尉文

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爲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

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貽已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歸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

# 樂府

詩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庚溪詩話云魏武魏文父子横槊賦詩雖道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升菴詩話云曹孟德樂府如苦寒行猛虎行短歌行膾炙人口久矣其希僻罕傳者若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亾有命慮之爲蚩又云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不惟句法高邁識趣近於有道

## 氣出唱三首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遨遊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

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惶惶開王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愒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惶惶一作煌惶

其二

華陰山自以爲大高百丈浮雲爲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誾誾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爲樂玉女起起舞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何蓩蓩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毋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爲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

其三

遊君山。甚爲眞。確磈砟硌。爾自爲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遽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相守。

## 精列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爲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邱。會稽以墳

邱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

度關山

天地間人爲貴立君牧民爲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皋陶甫矦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爲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斲世歎伯夷欲以厲俗侈惡之大儉爲

共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爲戚

薤露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
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已
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
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
洛城郭。微子爲哀傷

蒿里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

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鴈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對酒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斑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却走馬以糞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

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陌上桑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嶷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祕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欻飄翩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翩一作飄

##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同前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隆崇侯讒之是以拘繫解一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爲仲尼所稱建及德行猶奉事殷論敘其美解二齊桓之功爲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解三孔子所歎並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尺解四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珪瓚秬鬯彤弓

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五解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以其名紛葩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春無宿棲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一解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二解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三解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四解 迷惑失徑路、暝無所宿棲、

失徑路、暝無所宿棲、行行日以遠、人馬同時飢、

五解 擔囊行取薪、斧氷持作糜、擔囊行取薪、斧氷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秋胡行二首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爲清角韻、意中迷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

一解 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負揜被裘、似非恒人、謂卿云何困

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 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眞人我居崑崙山。所謂者眞人。道深有十得。名山歷觀。遨遊八極。枕石。漱流。飲泉。沉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崑崙山。三解 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乃賦依因。經傳所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四解 一作辭乃

其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颻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爲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 一解

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 二解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爲名禮樂爲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

光、三解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慼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爲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四解　慼慼欲何念、歡笑意所之、慼慼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泛泛放逸亦同何爲歌以言志慼慼欲何念、五解

善哉行

古公亶父、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一解　太

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解二伯夷
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殂首山解三智哉山
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聖賢解四齊桓之霸
賴得仲父後任豎刀蟲流出戶解五晏子平仲積
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解六仲尼之世王國
爲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解七

其二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
庭語解一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怙雖懷一介志

是時其能與。解二　守窮者貧賤。惋歎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安能覩。解三　我願於天窮。琅邪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解四　快人由爲歎。抱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解五　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今我將何照於光曜。釋銜不如雨。解六

卻東西門行

鴻鴈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

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反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邱故鄉安可忘

碣石篇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皐臨觀異同心意懷遊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雲行至此爲豔）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

藂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一解 波一作濤 右觀滄海

其二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鴻鴈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商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解 右冬十月

其三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籟深奧。水竭不流。氷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三解　右土不同

其四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怡一作姑　右龜雖壽

謠俗詞

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董卓歌詞

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

本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邱令徵拜議郎光和

末黄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汚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

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

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公室、是時紹屯河内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頴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

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
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皐邈
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
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
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
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
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
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
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

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

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咲而惡焉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畧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

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

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鬭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四年春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

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邱、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甯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畧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瑯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

志在復讐、東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
謙拔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
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
所過多所殘戮、會張邈與陳宫叛迎呂布、郡縣
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
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
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
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
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

奔太祖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

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

殺兗州平遂東畧陳地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

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
衞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洛
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
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
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天子之東
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
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
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
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

等議始與屯田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

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擒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三年春正月公還許

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後軍、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

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
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
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
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
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
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
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
宮舉城降生擒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
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

布。布敗。獲霸等。公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
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
郡。初公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
也。邈刼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
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旣出遂
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于
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
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

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

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

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

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

圍從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

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
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埴
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
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
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
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
書議欲還許彧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决
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
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

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畧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

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

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畧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

蔡陽擊都、不利、爲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七年春正月、公軍譙、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嘔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亦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

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九月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易陽令

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眾大潰、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得尚印

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内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

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畧定諸縣、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

其縣降封爲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氷令不得
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
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
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
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
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公征之斬
犢等乃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冬十月
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抜鄴
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丸乃以州叛執

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畧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妻焉、遼西單于

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
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
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十二年
春二月、公自湻于還鄴、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
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
各有差、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
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
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
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

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

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
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
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
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
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
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
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
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春正

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荆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荆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憙救合肥，權

聞意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十五年冬、作銅雀臺、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

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

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

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

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人民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

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邱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

子聘公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九月作金
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
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
卿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叛應
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十九年春正月始耕
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
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
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
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

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秋七月、公征孫權、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

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
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
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
伏法、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
設鐘虡、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
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
以爲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
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
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

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㯳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復漢甯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

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内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三月壬寅公親耕藉田夏

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

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
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
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
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
拒之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
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
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曹洪破吳
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
氐强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

無臣氏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秋七月治兵
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
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
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
屠宛、斬音、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
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
陽平、備因險拒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
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
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

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冬、十
月軍還洛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
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
王軍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
傳其首、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謚曰武王、
二月葬高陵、

魏武帝集終